

亦舒作品系列

7247.57
Y51a26

小 玩 意

26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景芳
责任技编 王 颖
责任校对 黄海燕

书 名	小 玩 意
著 者	(香港) 亦 舒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
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19(千)
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6 月第 3 次
印 数	20001—21000

I S B N 7—80615—448—5/I·112

定 价 9.80 元

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

租了帽子袍子，拍好毕业照，决定打道回府。

同学们有些打算留下来搞居留，有些意犹未尽要进研究院，有些照老例背囊一个到欧陆旅行，有些想找工作。

一班九个念英国文学的博士，竟无人与我同行。小赵问：“有计划没有？”

我答：“有。”

小钱说：“讲来听听。”

“回去工作。”

小孙问：“教书？”

“念文学的出路也不过如此，盛教授推荐我，不过这也不过是为糊口，心底真正想从事写作。”

小李笑，“迂迴艰难的道路。”

我问：“你们呢？”

赵说：“我去纽约碰碰运气。”

“噫，一半爱滋佬，另一半是兰博，细菌放过你，机关枪也要了你的小命。”

李说：“还是欧洲好。”

我笑，“是，一万年才发生一次的意外不容错过，核辐射尘对你有益。”

赵钱孙李齐齐咒骂我：“小林这张乌鸦嘴真需要修理。”

我们到红狮酒馆去买醉。

这一分手，相逢无日，将来登报纸未必找得齐人。

大家搂着便喝得酩酊。

小钱不知想到什么，忽然哭泣起来。

小李说：“嘘，嘘，旁边坐着两名工程学院的机械人，别叫他们笑话我们，说文学院尽出脓包。”

我默默不出声。

小李继续说：“离乡别井，谁没受过若干委屈，承受了便算了，别淌眼抹泪的。”

小孙冷笑，摇摇晃晃地说：“待我来唱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拉住他衣裳，“你行行好，放过大家，八十年代了，还来这一套，谁又没封锁松花江，明日就可以回去，别老嚷嚷，上个月劳斯学院的格兰教授才率队去东北考察，你真落后。”

小孙落魄地坐下来，“那，那么文学院学生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举起杯子，“写爱情小说。”

大家又咕咕笑起来。

除出小钱。

小钱还在哭，当然不是思乡，此君一年回家三次，大约是酒后想起某一段得不到的爱，悲从中来。

也许是我多心，老觉得工程科的学生在含蓄地讪笑我们：眼角瞄一瞄，嘴角抿一抿。

也喝得差不多，我说：“走吧。”

“到我家去玩通宵。”小孙建议。

我说：“麦当娜陪我也不干，老了，玩不动。”

“来嘛。”

“明天下午的飞机，清早又约了盛教授道别。”

“别走别走。”

工学院那两个小子索性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笑。

与他们一向势不两立，如 SS 同盖世太保，我忍声吞气，免得闹出事叫白种人笑话。

一行五人拉扯着离开是非地。

街上微丝细雨，小钱尚在抽噎，由我扶着他步行回宿舍。

就这样胡里糊涂分了手。

第二天一早起来，收拾细软，办妥华轿轎，叫一部车，前往与盛教授道别。

盛教授拿津贴住小洋房，车子停下来，付车钱的时候，已听到他的邻居站在花圃，朝他的厨房旁叫。

我心中有数，盛老又在做咸鱼鸡粒饭及虾酱炒空心菜了。

那洋妇嚷：“清佬，你若不停止炮制那臭味，我就叫卫生局来评评理。”

这么些年了，尚未与中华同胞同化，奇哉怪也。

她见到我，“你！你会讲英语吧，你同那老头说去，晾晒的衣物叫这味道一薰，又得重洗。”

我摊开手，一跳，左脚朝身后一甩，头一侧，嘴一撇，装个鬼脸。

洋妇愈加尖叫起来。

我按铃，盛老来开门。

他穿着围裙，拿着锅铲。

我说：“才十点就做午饭？”

“让你吃了才走。”

“我来帮你。”

“那妇人又在乱吼。”

“盛老，少吃也好，已证实无益。”

“我已届高龄，业已退休，无牵无挂，怕什么。”

我笑嘻嘻，“我做资料的那本小说你老还未动笔呢。”

“真是，”他怔怔地说，“匀不出时间，俗务太忙，一早起来要打扫做饭，傍晚看几张报纸又一天，不如把题材让给你写好过。”

我鼓励他，“不如同我一起回家去，让个佣人服侍你老，好专心写作。”

他笑说：“你也快要娶老婆，我跟着你像什么话。”

“女友都没有，说太远了。”

“亚热带的女孩热情。”

“够白女那股劲？”

“你这回去，我介绍一个人给你，朝中有人好做官。”

“谁？”

“小女。”

我怔住，“盛教授，大家都以为你是老王老五。”

“她自幼跟母亲长大。”

“你的老伴呢？”

“女儿十岁时我俩分的手。”

没想到还有这一段，可说是老先生的秘密，如今为了我，不惜将之公开，我非常感激。

“师母有没有再婚？”

“她那种性格，除了我，谁要？”

“令千金呢？”

“她的婚姻倒是很幸福，有两个女儿，大的十二岁，小的七岁。”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第二代都步入中年。唉，不说了，这是她的通讯地址，你回去探访她，她会照顾你。”

“她也在华南大学任教？”

“升了副教授。”

“啊，从没听你说过。”

盛教授向我眯眯眼，“天才生天才。”

我接上去，“一代传一代。”

他悄悄说：“小林，你拍的马屁，我特别受用。”

我俩大笑。

匆匆用过饭，向师傅告辞。

门外那洋妇见到我，追上来侮辱，“死清佬，我已通知警方，赶你们回唐人街。”

你瞧，东是东，西是西，谁说的？吉卜龄？

我要回家乡去了。

我摊开盛教授给我的字条。

上面写着：盛国香，华南大学海洋学院水产系副教授，地址玫瑰径十五号，电话二三六六七。

我非常纳罕。

他们念科学的人千奇百怪的名目都可以开一系，鱼虾蟹都能拿来做博士论文，而且动辄问咱们文科生：文学，什么玩意儿，也可作为营生？

中年妇女研究牡蛎、贻贝、乌贼、蛞蝓，倒也得其所哉。

我没放心中。

回到家里，与哥哥会合。

他说：“回来了。”

我也说：“回来了。”

兄弟俩紧紧拥抱。

仍然住在老房子里，仍然是那张双层床，小时候曾与他争着睡上格，记得在十二岁时已嫌床不够长，动一动脑筋，拆掉栏栅，屈就一下，也就睡到成年。

决定重温旧梦。

睡房中小小飞机模型已积满尘埃，旧大花窗帘也未曾换过。

我问：“阿一呢？”

“半年前回乡去了。”

“她乡下还有亲人？”

“年老多病，她说她回去等死。”

我很震惊，经过数千年进化，人类尚有动物本能存在，老妇人会得像一只狼似的，回到原生地死亡。

“现在谁做家务？”

“我。”

“做得来吗？”我讶异。

“不比你差。”

“那又不同，学生身在外国，无可奈何，你应该找女友帮手。”

“嘿，记不记得海伦？”

“很标致的女郎。”我看过照片。

“见我厨艺不错，索性随时叫朋友到这里来吃饭，还点菜呢，碗都不帮我洗。”

我骇笑。

“抱怨几句，她掉头而去，你老哥此刻孑然一人。”

这一定是个笑话。

“你应该熏陶她，给她机会。”

“实在不是那块材料。”

“开水也不会烧？”

“烧来干嘛，现成的矿泉水。”

“喝咖啡呢？”

“用咖啡壶呀。”

“喝茶呢？”

“有我呀。”

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女子，我是不要的。”

“现在她们都是这个样子。”

“荒谬。”

“你在本市住下来就知道。”大哥长叹一声。

“你太懦弱，”我教训大哥，“纵容女朋友。”

“社会风气坏，苦煞男人，样样要自己动手。”

“我不信，她们岂不怕嫁不出去？”

“嫁过来负责洗衣煮饭？她们可不担心会失去这种机会。”

反了。

慢着，一定是老哥他与女友分手，刺激过度夸张之词。

我亦没有放在心上。

暑期过后便可上班。

趁这两个月空档可动笔写小说大纲。

收到盛教授的信：生活可好，安顿下来没有，可有去探访盛国香？

唉呀呀，盛国香。

也许老教授想得到一些女儿的消息，也罢，人情难却，我尽管跑一趟好了。

先打电话预约。

盛女士永远不在家，第一次接电话的是她的丈夫施先生，我留下了话，但是她没有复电。

我不相信这是摆架子，于是隔几天再与她联络。

这次由一个小女孩来应电话。

“你是大小姐还是二小姐？”

“我是施峻，姐姐是施峰。”

我一怔，这么硬朗的名字。

“妈妈在吗？”

“她出差去了。”答得头头是道。

“请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下星期。”

“可以叫爸爸来说话吗？”

“请你等一等。”

在话筒里听见她咚咚咚跑去请父亲。

真好教养。

施先生声音和蔼可亲，“哪一位？”

“林自明。”

“啊，林先生，我们也正想找你，内子出差开会去了，要下星期三才返回本市，她托我约阁下来晚饭。”

“好极，请问什么时候？”

他说出日子时间。

见次面可以交差。

周末，老哥与我到郊外钓鱼，不是说情调不好，也并非觉得寂寞。

我仍忍不住嘀咕：“才华盖世的两兄弟，又是适龄王老五，相貌英俊，无不良嗜好，竟落得如此下场。”

大哥但笑不语。

“原以为一下飞机，女孩子会扑上来尖叫拥吻，一箩筐一箩筐的任我挑选，”我继续发牢骚，“谁知落得弟兄俩相依为命。”

“多好，乐得清静。”

“闷死人。”

“下星期不是有约会吗？”

“可惜施氏姐妹花实在太小。”

“喂，回来才几天就慌，以后怎么办？”

我用手拍打着手臂，“蚊子比鱼大。”

“你的尊容似炙檐之上叫春之猫。”

“花姑娘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哥没有回答我，他用破草帽盖住脸打瞌睡，鱼儿上钩他也不理。

暴风雨之前夕也没有这么静寂。

“有没有后悔回来？”

“言之过早。”

家里多了一个人，不由你不向女佣求援，几经艰苦，才找到理想人才，一星期来五天，每天三小时，煮了晚饭才走。

大哥好心肠，提一句，“早点走也不妨，你回家还要做一顿饭。”

谁知女佣咧齿笑答：“不妨不妨，家里那餐由我男人做。”

我们弟兄俩虽然文武双全，足智多谋，也呆在那里半晌作不得声。

是夜老哥长嗟短叹，不能自己，他说：“早知

全市男性命运如此，我应当竭力服侍海伦，好使她无后顾之忧，尽心尽意发展事业。”

发疯。

这样子的歪风在西方社会都是没有的，不少金发女郎会为我下厨，视我之称赞为最佳酬劳，我不信邪。

所看到的怪现象不过是巧合。

星期三黄昏，带着礼物去赴约。

玫瑰径在市区较为僻静地带，一式小洋房，环境高尚，路旁有几株榕树，树身上缠着不知名开白花的藤，香气扑鼻，走近树荫，暑气全消。

我到十五号按铃。

来开门的是小小女孩。

她一定是施峻，七岁。

只见她剪着短短童化头，圆面孔，圆眼睛，圆圆身型，一切似用圆规画出。

一向喜欢孩子，忍不住弯下身子与她攀谈。

她比我先开口：“林先生请进来。”

我一呆，口气仍然这么老练。

仔细观察她，只见她穿着小小工人裤，一双凉鞋，一手插口袋中，也正打量我呢。

多么可爱活泼的小孩子。

有人从客厅迎出来，“施峻，客人来了吗？”

是她父亲，连名带姓地叫她。

一看施君就知道是位好好先生，身上围着围裙，一步踏向前来，伸出手与我握。

“不要客气，国香的朋友，即是我的朋友。”

施的热情爽直感动了我。

他说：“今天我们在后院烧烤牛肉，你要尝尝我的手艺。”

“施太太呢？”

“啊，她还没有回来。”

我大表意外，“既然约定了，我也不想取消约会，反正是便饭。”

我把一直拿着的巧克力盒子放在茶几上。

施峻圆得似桂圆核般大眼看着那盒糖。

我心中暗暗好笑，孩子再老练也跳不出甜头的五指山。

施君笑着说：“去，把施峰叫出来招呼客人。”

人家女儿总是叫大囡小囡，或是阿宝二宝，施家另有作风，只看见小施峻移动胖胖短腿跑进去。

我笑说：“唤作这样的名字，将来做法官最好。”

做父亲的笑，“她的志愿是当消防队队长。”

啊！

施峰出来，服饰与妹妹一模一样，表情成熟得多，头头是道，问我要什么饮料。

既来之则安之，我决定留下吃烤牛肉。

盛教授若知道这一家生活得这么幸福，老怀必然大慰，我会以英国文学底子，把今天的经验详加描绘，告诉盛教授。

当下我对施峰说：“威士忌加冰。”

她父亲说：“黑啤酒一杯。”

施峰手势纯熟，“母亲也喝威士忌加冰。”

我有点遗憾，“可惜她去了开会。”

“她出发到爱尔兰海。”

“啊，搜集标本？”

施峰听我作出这样置评，有点对我另眼相看，“是。”

我再问：“该处的海洋生物有什么珍贵之处？”

施峰的兴趣上来了，她自己喝沙示加柠檬，给妹妹一杯樱桃可乐。

她像是一个大人般招呼我坐下，说：“爱尔兰海岸受核废料严重污染，各类海洋生物，尤其是软体科，都变形残废。”

我点点头，“这么厉害。”

“母亲说，人们以为住在一个岛上，就可以随意把垃圾往海洋中扔，那么大一片水，会冲淡一切，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不是这样的，放射性废料沉淀在海底泥土中，又冲回岸上，遗祸无穷。”

我睁大眼睛看着施峰，老天，她才不像十二岁的小女孩，她可不怕陌生人或爱咕咕笑，她言正词严，十足十似个在电视时事节目中发言的社会团体代表。

我咳嗽一声，打开巧克力盒子，“吃一块糖吗？”

一旁的施峻立刻说：“谢谢你。”

她小小胖胖的手抓起件最大的果仁糖，放进嘴

里。

施峰不满地看她一眼，对我说：“孩子就会挂住吃。”

我忍俊不住，又怕她见怪，用拳头遮住嘴，唔唔作声。

施君从院子探头进来，“十五分钟便可以了。”

嘹亮的蝉声自院子传来，不知谁在洒水，红砖地发出一股蒸气味，一切都具热带风情，客人不由自主松弛。

我问施峰，“请问令尊做什么工作？”

他似乎时常在家，又特别懂得生活情趣。

“父亲是电影导演，他陪我们放暑假。”

我又一次意外。

难怪如此好气质，但施氏夫妻的事业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难得他们相处得这么好。

冰凉的小施峰问：“你呢，林自明，你何以为生？”

我吓一跳。

林自明，我至少应该是林叔叔，这一家太开通太不拘细节了，但不打紧，坦白热诚可抵销一切。

“我，”我宣布，“我是作家。”

小施峰一呆，像是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职业，也难怪，到底是行冷门的职业。

有机会再同她解释。

“目前，我兼职教书。”

“噢，同妈妈一样。”

“是，不过地位比我高。”

施峰扬扬眉，“不要紧，你还年轻，加油。”

我掏出手帕擦汗，真不好应付，幸亏这时候，施先生叫我们出去吃肉。

他的手艺一流，肉质鲜美绝伦，保持了汁液，外层略焦，内里软嫩松。

很少吃到这么好的牛肉，这种没有花巧的食物最考厨艺，我佩服到五体投地，连忙讨教。

施先生不嫌其烦，将材料步骤一一告知，我牢记在心。

饭后再与施君客套两句，便起身告辞。

施峰送我到门口。

她说：“我问过父亲，作家是写故事的人，像狄更斯，像哈代。”

我惊喜，“好极了，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她却皱皱眉头，“那真是古怪的一门职业。”

我啼笑皆非地摆摆手，“你长大又打算干什么？”

“我要做太空飞行员。”

“航天。”

“正是。”

“你在太空站里住得寂寞了，一样要看小说。”

施峰侧侧头，不响。

小女孩的面庞极其秀丽，使人忍不住想与她亲近一下，但偏偏又有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

施峻挤在她身后问：“你还会再来吗？”